

三國志

十四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國志二十一

○桓階傳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麻州郡勝為尚書

著名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

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

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

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

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

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

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

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

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

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

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

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

戰軍夫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

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

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

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

桓階



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

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用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

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

魏志卷十一

二

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吾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

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并遷亭公
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
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傳 子泰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

皆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謀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謀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曹冀錮隱居荆山遠

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謀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縵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平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縵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謀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謀之形象

羣為兒時寔常

為多奇一

三

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事呂布若龍襄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拓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遠穢德終

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
羣羣薦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
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
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
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
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
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
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
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
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

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
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
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
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
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
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
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
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

同王郎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我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

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天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

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
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
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
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
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
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兩積
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
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

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
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蒐夫大人動合天地垂
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
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
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
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
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
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
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
避衰或言欲以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

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
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
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
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
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
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
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
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
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
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

鬼志九二

七

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

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
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
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
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

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
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
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
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
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
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
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

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官有斷確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

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亦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班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

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

見志廿二

八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王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

拱默五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
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
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
謇謇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
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
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
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
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
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
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
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
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

魏志卷之二

九

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
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
寇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
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
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
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
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
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
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
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

陳泰

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

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它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

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
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
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豐待弊然後進
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持輕兵深入正欲
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
挫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
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
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

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言云脩
櫓櫓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
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
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
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
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
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
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
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

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秦詭從南

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故兵當須眾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

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

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維退

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秦與經共密期

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

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

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

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

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

魏志卷之二

十一

速到還眾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

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

而虜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

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

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

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

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

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

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

辨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為尚書

陳泰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
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
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
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王文王率六軍軍
立頭泰授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
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王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
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
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
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
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

魏志卷廿二

十一

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出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何泰曰獨有軻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曰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君羊羣子泰四出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子恂嗣恂薨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
改封温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

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
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傳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
辭孫策表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
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
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玦一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竒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

魏志卷廿二

十四

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瑁瑁亦焉足
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
於匡竒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
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
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
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竒矯欲留
之矯辭曰本國倒懸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
效敢忘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
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
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
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
滅寡人無有二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

陳矯

吳軍既退登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
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
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
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
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
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
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
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轉西曹屬蜀從征漢中還
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
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

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擊遠近之望且又愛子
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
皆辨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
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
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
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
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
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
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
而反其亮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
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

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

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誅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

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

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

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魏志廿二

十九

為丞目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

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

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

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兖州從事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兖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采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傳

徐宣字寶賢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

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

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

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

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

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

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繫禮之君不足於詐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李雍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

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杜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摠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

鬼志二十二

十八

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傳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

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賢先

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雖直文生嘗言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

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

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

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

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

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其忠誠

魏志六十二

十九

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

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

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

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

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

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

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

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元衡此必畏怖偽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

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

衛臻

軍將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
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
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
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
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竒兵入散關絕其
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
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
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
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

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
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
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
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吾之驍將必下從
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
合肥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
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上
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
卒卒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

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頗歲稱兵
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
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
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空徙司徒
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
祖父不立太子而方竒貴臨菑侯丁儀等為之
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
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
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

鬼志卷之二

十一

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
干木偃息義壓疆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謹言
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
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
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
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如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
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
越某作郎一大吠形羣大吠聲懼於羣大遂至回聽權作左思
吳都賦叙及注叙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真為塵
穢紙墨不
合傳寫也

○盧毓傳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

衛臻 盧毓

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棟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承掾脩墳墓并致薄餼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

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云法罪及妻子云士妻白等始

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鬯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
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
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
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
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
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
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
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
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
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
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
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
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
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
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
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
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
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胥名察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

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材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

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
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
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
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
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受印綬進
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
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
山太守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推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名聞無物不知浮高助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

北子

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現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謀字子諒温嶠表稱謀清出有文思謀別傳曰謀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謀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謀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盧循

和常揚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和洽傳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
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
以冀州士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
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
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
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
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
近久而貼危臣松之案漢書又紀曰貼於死亡食貨志曰貼危若是注曰貼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

意也一曰必有讒慝聞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

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
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
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
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
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
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
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臣仲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為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

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母在屈桀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

志廿三

二

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

洽

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先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已來

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蹢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薨謚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

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

之為人厚自封植嶠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愨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各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疆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

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

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

始發明樊子昭於嶺南憤之肆出虞水賢於汝登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安羣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帶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技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槩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相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你高名請為功曹饗餐放流黎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為僕陽長乘官來還有

魏書卷三

四

副軍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避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傳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

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

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

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

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

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

林叔父櫛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

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
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
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
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
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
響音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
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
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
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

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
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
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
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
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
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
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
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
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

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馮膺對門時崔林為馮膺性閑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搗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搗吏不勝痛叫呼救救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

魏志廿三

元

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踏而

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宜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為是時論以林

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二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

曰貞侯子峇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

封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晉坐稱疾為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

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性好書不耻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具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弟已絕

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鄭相以國省拜議
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
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
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
品各使諸郡臣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
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
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
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温曰
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
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温
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
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
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
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 附並字德信河間人
也少孤苦表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
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
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
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
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並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
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

卷之三十三

七

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髮使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
兵於峴山東斫材梓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
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
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
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
作終制誡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
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
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
幾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切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番甚
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
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
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况惟
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
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
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揚王孫裸躰貴不久容耳至夫
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
穴之內錮以紆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
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

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嗚乎哉吾以才質萍濁汙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役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死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尊之時苗字德宵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承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簿牽音轂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毋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

去丁

魏志北三

八

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傳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哭異之後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即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即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

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

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苗彥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

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
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

曰吾知罪矣遂自殺眾免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倚字

公彦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為俊所知技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二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于豫郡縣及車駕到而死令不解詔百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死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揚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使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魏書二十三

十一

杜龍表傳

杜龍表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

著名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

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之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歸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潔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喜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綰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白出徵詣公車拜

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齊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詞

龍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竒於表龍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龍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龍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龍襲自知恩結

鬼表六三

十一

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龍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龍襲中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龍襲師傷疾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

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率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

杜襲

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

軍事荀彧又薦龔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
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博聞故
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龔
龔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
對杜龔道何等也洽笑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
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龔領丞相
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龔駙馬
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
洛鄴者八萬餘口夏彥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
帥將士失色龔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
以郃為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
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曰釋駢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龔為留
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
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
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龔入
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龔曰
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
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

杜龔

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龍襄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龍襄曰夫推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龍襄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

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龍襄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具薨司馬宣王代之龍襄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傳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

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
知歸矣建安二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
知歸矣建安二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
太祖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
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
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
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
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縣緡小人樂亂能無遺
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
相持甚急左右郡縣皆叛乃爾若縣緡不調送

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
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
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緡道路艱阻必
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
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
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
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緡皆俾還之彧報曰輒
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緡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
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
紹時遠近無不私遺
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

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
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
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

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

趙儼

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告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

魏志廿三

十五

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

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

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嚴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

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

趙儼

呵責是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諛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

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兵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

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
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
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
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
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
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
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
送雜藥朴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
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傳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替世為著姓父
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

魏志卷之三

十八

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道守關中諸將討李傕
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避亂荊州

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
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
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
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
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
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
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
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
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

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
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
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
脫帽稽顙采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
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
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
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
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
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

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
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
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
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
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
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
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
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
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
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

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

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自恪

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藁以自供又潛為兗州

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

輦車羣羊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

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

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子秀嗣遺令儉葬

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成

熙中為尚書僕射文章序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

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

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

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

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

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

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

曰頽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

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

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

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

也頽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

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

郎早卒頽從父弟逸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

裴潛

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嚴裴替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嚴替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韓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迂穴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惟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頗躡幹

鬼志廿三

廿一

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立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允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苗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矣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上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技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苗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髻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

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
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
臣之流黃劭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
縣卒劭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
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劭母於牀下
劭始仕黃初中為長史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為魏令遷
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劭為君長
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
不言劭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
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劭之本末事劭母如
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解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
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躡
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
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
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
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
也游翁慄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
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
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揚俊人倫
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
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
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和常楊杜趙裴傳卷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